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六回 破神鑼余鴻大敗 踩唐營馮茂立功

詩曰：生死安排有定衡，豈能人力任移更。  
五陰祇合扶真主，天遣馮候到此行。

卻說馮茂乘上神鴉，不兩個辰刻，已至壽州城。想來初見宋君王，一功未立，自己也覺無光，何不先殺敗妖道一陣，然後往見君父，方知吾之本領。主意已定，將神鴉一拍，飛至唐城，舉目下視，果見千軍萬馬，陣法齊整，遂按落雲頭，跨神鴉飛落唐主帳中。斯時，李煜正在用午膳之際，方舉箸間，忽見一矮人，手執雙鐵尺，如方板之大，從空中滴水飛檐墜下，騎著一隻五色鴉，金睛噴火。想是宋人差來做刺客，慌忙起來拋箸走離座位，大呼叫救。有帳下左右軍兵，急急舉刀斧相向，將馮茂圍住。馮茂大喝：「該死的囚奴，來納命耳！」左敵右擊，鐵尺發飛不住，將兵丁一刻打死百十餘人，兵丁大亂，各抵拒不住，紛紛走散，逃往他營報知。李煜早已伏躲於帳後，被馮茂須臾間搜出，方欲將他一尺打死，往報軍功。但他粗中有細，想來彼是一國之君，不過與我宋爭雄，又不是這余妖道，且不可造次以害之。遂手祇持其胸，復唬嚇之，曰：「少爺本欲將爾打殺不為過，祇爾逆天命，以抗王師，罪所應得。然此間非疆場上，明刀明槍，祇至死還不瞑目。今少爺饒汝一死，即刻辭退余妖道不用。勿為妖人所惑，以至傷害生靈。可翻然悔悟，臣服於我大宋，是知順命智者。倘仍執迷不改悔，下次再來，決不以情面姑饒。」

說未完，余鴻已得聞報，跨飛虎催兵而入。一見大怒，將茶杖從馮茂背上而落。馮茂目明手快，側身一手將李煜舉起來，擋余鴻茶杖。余鴻急收手，不敢發，不然將唐主早已打死了。當時馮茂將唐主一撒拋，余鴻急接扶而去，命左右攙挽往後堂安歇過。余鴻將馮茂一看，見他騎坐一飛鴉，身之侏矮，不滿三尺，祇似十一二歲的小孩一般，不覺失聲發笑。又大言曰：「宋朝沒了大將，故打發此小孩子出陣，是該當邦家亡滅的。爾這小孩子，該當下禮叩首請罪，便饒爾幼小無知。」此語余鴻分明欺笑著馮茂身材矮短相戲謔也。馮茂亦戲耍他曰：「汝乃不肖孩兒，身入妖道異端，逆天行道。為父屢屢教責，祇是逆命不依從，偏要助力於偽主，以假滅真。憐憫汝父，出此等逆命不孝兒，少不免五雷轟以危為父也。」當時余鴻見馮茂渺小，視為兒戲，祇消一杖，可以了決短人性命。尚不知這短小人得師傳教，雙尺如風閃之急，余鴻茶杖一下，他左尺一擋，右尺即飛過去，反弄得余鴻招擋不及。他或左或右的急打，手一慢已被鐵尺打在左肩，不獨疼痛，早已跌下塵埃。馮茂正急下手落尺，正要打死妖道，除卻大患，好人城報功。忽醒悟起師長吩咐之言，不可傷他性命，祇得住手，實在便宜了妖道。

那余鴻被打落地中，不料跌落了當門二齒，口血漂沫。方知矮人利害，心頭大怒，將身一躋，復上虎背。馮茂一見冷笑曰：「好妖道，不獨跌失二齒牙，倘仍不悟，改心退回，激惱汝父，祇憂一命難逃。但今仍念著汝師情面，故以汝性命作個人情，即可早日回頭，歸山潛修，免失同道之氣。倘若留戀俗凡富貴，下次逢著，小爺爺決不相饒。」余鴻火怒沖天，大喝：「短賊，今日山人不取爾狗命，誓不勝稱道行清高。」言罷，一茶杖打去。馮茂呵呵冷笑曰：「今不打下汝齒，祇取汝性命。」雙尺招架，當時余鴻牙門既痛，心中惱怒，恨不得將矮子一口吞下。但見他雙尺如兩點一般不能招擋，一想不妙，猶恐被他再打醜，怎見眾軍人。不免用神鑼擒此矮賊，遂將神虎一拍，詐敗奔逃。馮茂已付知其意，妖道戰不過，定然用的落魂鑼。吾師已早言知，他用此鑼捉卻宋將十多員。今且依師父所傳的定魂神咒無礙矣。即將火鑼一催趕上，余鴻一見，大悅。暗言，今番矮賊上鉤了。即取出鑼，連連響振不止。馮茂一路默念仙咒沖上，祇詐癡呆來算計他鑼。持過雙尺歸一手，一手取出神錘，馮茂大喝一聲：「妖道！爾打的鑼不中聽，待小爺打罷。」一神錘飛打過，叮噹響振，余鴻收鑼不及，已將落魂鑼打得碎爛，片片墜地。氣得余鴻面赤而青，那知矮賊具此法力，既將神鑼打碎，諒別有法物、又遇一勁敵了。不可再出醜，恐復鬥法輸他，遂有何面目，見唐之君臣？想罷即借土遁走了。當時馮茂見妖道道走，但想他手下兵丁無罪，不可過殺，由他散走去也。不可在此圈內久戀，且歸壽州見君父，救劉氏女為急要也。即刻架起神鴉，起在雲頭而去。及至秦鳳薛呂羅英等一班武將聞知，統領大兵來至銀安殿，馮茂已去。

不表南唐。再說馮茂飛至壽州城下雲頭一望，祇見帥堂上君父俱在，即徐徐落下飛檐上座。宋太祖見形影驚駭不已，不知是那位上仙下凡，但見此人跑下火鴉，遠遠行近階中，原是一小孩童進來。他小小少童，如何會騰雲駕霧，難道是個南唐刺客者？妖道差來算計，或為內應乎？宋太祖即忙大喝：「小小年紀，如何又會騰雲駕霧，從空下來，莫非南唐差來，作刺客乎？」馮茂行近階下，跪曰：「小臣非南唐奸細，乃陛下殿前臣馮益之子馮茂，黃花山黃石公門徒也。」太祖聞言，想當初馮益有獨子一人，祇因遊獵，稱說被狼虎銜去，豈知又得黃石公救上仙山學藝，又乃與鄭印同一轍也。但馮益之子一去八載，計年來已是弱冠了，長成二十，緣何身體僅三尺，像一小孩子，十歲之上下？上下又看來，不覺可發一笑。當日宋太祖即詢問馮茂：「汝在仙山將十載，料必神仙真不食我凡間粟食乎？故令汝身形長不成，大為可惜也。但汝不歸汴京城家去，反來此戎馬之地，此是何因的？汝既非九尺八圍之軀，迥非對壘之能，到此非汝所宜的。」馮茂曰：「不瞞陛下，小臣非無能之輩……」當時說未完，有馮益在班列中，一見兒子伸奏出一段前情，急出相認，悲中繼喜。當日馮益年過五旬，方幸兒子得回，舐犢私情，人人如此，還忘卻兒之矮姿也。但太祖不甚喜之，是個沒興的，回身下坐不問。馮茂復奏上：「奉著黃公仙師之命，下山助我主平定南唐，先已順道踩入唐營，將唐主李煜捉拿下，恐嚇一番，又敗卻余妖道，已將彼之落魂鑼用神錘打碎，一刻借土遁走了。」

當時宋太祖聞馮茂復奏之言，又驚、又疑、又轉喜，即急急追問前情。馮茂盡將仙師教付真咒靈符神錘寶物來抵敵余鴻，說了一番。太祖聞奏，龍心大悅。曰：「不道小卿家，人雖渺小，立功卻大，大敗妖道，論功可抵一侯爵。」當時父子謝恩已畢，共回私寓中。父子初逢歡聚，晚膳後秉燭夜談不休，刺刺多語。正是夜靜更深時候，馮茂忽側耳聽去，隔壁有哭泣哀聲。馮茂即問及父親，此哭泣之聲是何緣由？有馮益見問，長歎一聲，曰：「孩兒有所未知，左寓所乃高王內室，君保夫人劉金錠，被余妖道收禁本命星，用著七箭定咽喉妖法來暗算。今已三天了，無可救解。目今凶多吉少，病勢轉加沉重，是以合家慟泣。真乃可憐，此年少女佳人也，祇可惜具此法力奇能可制余鴻，今反為余鴻妖法暗算。可恨大功未成，哲人先逝，可悲耳。然軍師上兩天占卜，言不出三天，自有高人來救搭，未知來日果到其人否？倘來遲，此女一命殞了。」馮茂曰：「救搭人已是孩兒也。方纔未奏知聖上，吾下山時，師父有言，劉金錠乃女魔星臨凡，原奉天帝玉旨，保宋江山，豈容妖道絕他一命！該得有搭救。他師聖母日間來相見吾師，故著兒即日下山，以搭救劉女為急。但要將他妖書盜取，方可絕此妖害後患，並要盜他七寶秘書，方能救得眾王侯將士被迷，要在孩兒身上擔當此役。惟兩盜他的妖書，方見煩難，領辦匪易的苦差。惟師父之言，天機不預泄，祇許做來自必成功。」馮茂此夜說出此事，馮益暗中羨著兒子奇能，又得恩師點化之功也。

次日早，馮益急出帥堂，將兒子昨夜之言，一一奏知，太祖喜從天降，又深羨軍師占卜靈驗。但不知馮茂如何盜取妖書，救得劉佳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